

前漢書

卷四十一
之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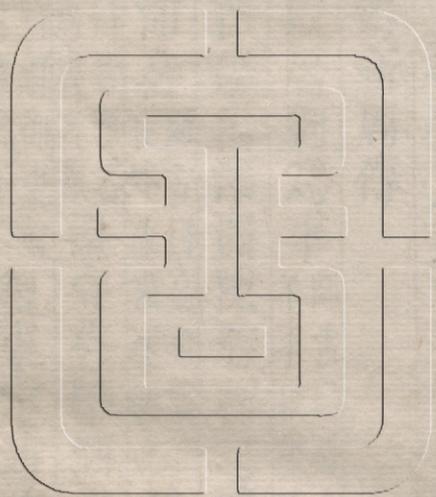
涵芬樓
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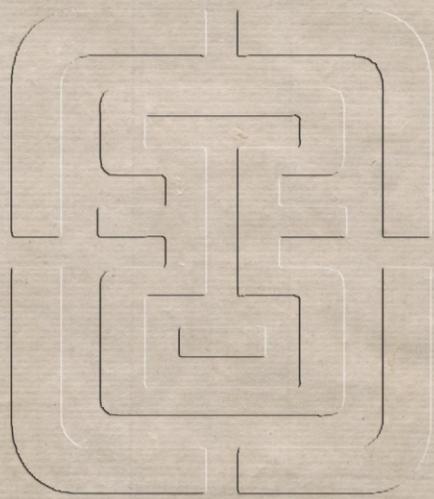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前漢書卷四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後與

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

迎高祖立為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

噲以舍人從攻胡

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

日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

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

師古曰破

郡守於薛縣之西○宋祁日泗字下疑有水字

與司馬巨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

也巳讀 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卽官大夫也爵第六級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

爵列大夫 文穎曰卽公大夫也爵第七級 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 師古曰陽

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

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也 從攻圍都尉東

郡守尉於成武 師古曰圍卽陳留圍縣也 劉放曰圍縣

明此衍 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 師古曰生 賜爵

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 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 河間守

軍於杠里破之 師古曰杠音江 擊破趙賁軍開封北 師古曰賁音奔 以

郤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 師古曰既

斬候一人又更 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 師古曰曲音丘羽反

顯 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

賢成君 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

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長社轅轅絕河

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齧於陽城

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 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 以郤敵斬首十

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非也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

重封者加二號耳 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

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

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

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

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

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以盾撞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

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

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

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

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大王今日至聽小

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

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

騎之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

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

樊噲奔入營宋祁曰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

也始危也譙音才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

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

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

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

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

之丞於白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師古

讀與郃同縣名即后稷所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

乾隆四年校刊

竹葉書卷四十一 項羽傳

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

將從擊秦車騎壞東師古曰地名也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

郤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廢邱最李奇曰以水灌

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漢王

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廢丘此時已當灌矣至櫟

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日樊川從攻項籍屠棗

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棗棗城功臣表有棗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

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胸有棗棗城擊破王武程處

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

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

日夏音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

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

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

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

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

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

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

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

毀也臣瓚曰殘為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潞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一

四

軍於無終廣昌

師古曰姓綦母名卯也綦音其

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

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

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

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

三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薊南

師古

日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

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

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

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

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

人噲以呂后弟呂頹為婦生子伉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

故其比

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

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

惡見人

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

日噲廼排闥直入

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日門屏也音土曷反

大臣隨之上

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

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師古曰憊力極也音

蕭拜反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

宦者絕乎

師古曰顧猶反也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師古曰謂

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

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

師古

日惡謂毀諧言其罪惡也

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

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
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

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

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頹亦為臨光侯高后時

用事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頹

等因誅伉舞陽侯申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

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

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

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

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

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

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

陽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取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

別從西道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

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以將軍為隴

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

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師古曰

日烏氏安定縣也枸邑今在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

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

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卽帝位燕王臧

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陣破茶

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

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

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爲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

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

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

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

更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

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

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

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穎曰商有疾病不

能治官事其子寄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

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

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

廼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諡曰景侯子寄

嗣天下稱酈况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

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樂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

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

寄吏免上廼封商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

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

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

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逢使客還過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

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嬰證之移獄

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劉攽曰告故不傷嬰者

高祖抵言不會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高祖

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

沛令後悔閉城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噲召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嬰時以縣

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老父開城門迎高祖時也高祖為

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曰為沛公御車從攻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平以

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

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

下亦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

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

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自相

署置官 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

之印 為滕令 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宋 因奉車 師古曰因

車從攻戰 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 師古曰芷陽 至

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

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 師古

日罷讀 常蹶兩兒棄之 服虔曰蹶音撥晉灼曰音足 嬰

常收載行面雍樹馳 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圖樹走

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

抱小兒為雍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偕也

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雍讀曰擁○劉奉世

日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 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

抱持者况復馳乎蘇說是也 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

振賜嬰食邑沂陽 師古曰沂 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

楚至魯益食茲氏 師古曰茲氏縣名 漢王即帝位燕王

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

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

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

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

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 師古曰故示閑暇所

不測也鄉 卒以得脫 師古曰 益食嬰細陽千戶 師古曰

讀日嚮 卒以得脫 卒終也 益食嬰細陽千戶 益其邑

使食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

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奉世曰言賜所奪

則嬰蓋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

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

為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

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

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啟曰近我以尊異之惠

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

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

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

日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

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

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略地至

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

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

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疆力

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

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

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

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
 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圖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
 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
 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
日杜縣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故秦將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
降為公今反騎來眾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習騎兵今為校尉
地理志屬左馮翊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嬰雖少

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師古曰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

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

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宋祁

日淳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

不當去左字陽夏公注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

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

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連尹一人

蘇林曰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

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

杜平鄉○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辨出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

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

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

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曰嬴博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

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

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

於假密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

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

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

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

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

音慮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

相以東南盡降城邑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

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

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

何反降留薛沛鄼蕭相師古曰凡六縣也鄼音才何反攻苦醮師古曰復二縣也

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

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

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雒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卽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

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砦石師古曰砦音千坐反至平城爲胡所

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

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爲將降曲逆盧奴上曲

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

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

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

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

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

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
 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
 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
 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
 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
 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
 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
 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
 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諡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
 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

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

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

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賜爵

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

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

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敖鄙之間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

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大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不絕封陽

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

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宋祁曰景德本作四擊

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

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

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諡曰景侯傳

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欽音翁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攻濟陽破

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

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一

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

漢王賜欽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

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

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

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

也後為考城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

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

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

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

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

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奇

奇

日或以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

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

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斬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

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

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敖也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

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

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

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

丞相敞破之師古曰因降曲逾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

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

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

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

諡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繆沛人也師古曰繆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

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

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繆為信武侯師古曰以其忠信故

加此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繆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

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緹為鄆城侯

服虔曰音

菅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

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孝文五年薨諡曰貞侯子昌嗣

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緹子應為鄆侯

蘇林曰鄆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

曰沛國當作陳國薨諡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為犧牲雖以其母

犁色而欲不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害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

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鈕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信矣樊噲夏

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

自知附驥之尾

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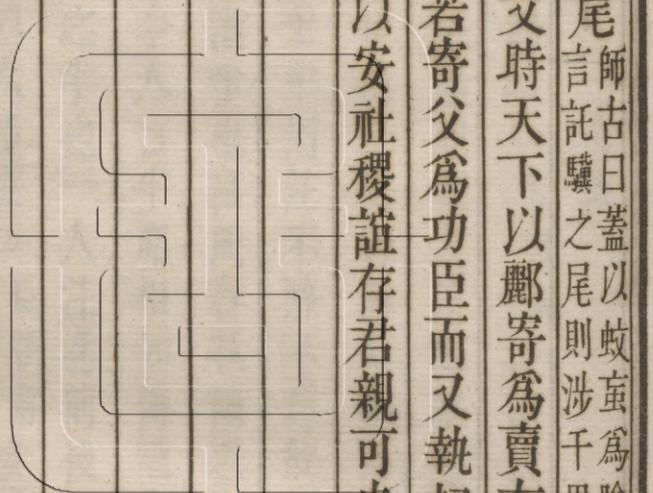
勒功帝籍慶流

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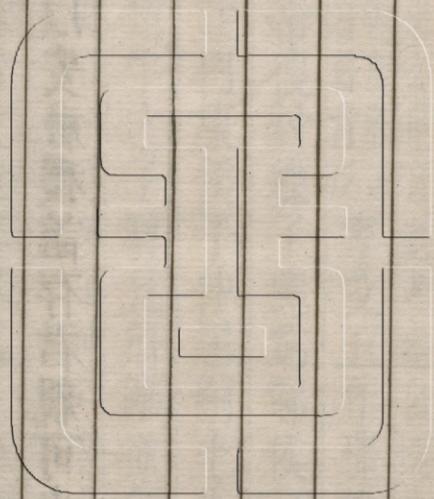
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

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

行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諠存君親可也



前漢書卷四十一



前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樊噲傳從攻陽城○

臣召南

按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

下文推之城陽地既太遠陽城亦尙懸隔胡三省謂

應作成陽是也二史皆傳寫誤耳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注不醉不醒故謂之中○顧炎武

曰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凡事之半曰

中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

中飲酒中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

臣召南

按四人噲與靳彊夏

侯嬰紀成也見高紀

從擊秦車騎壤東注師古曰地名也。○臣召南按曹參

傳曰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然則壤是鄉名壤東壤

鄉之東也

酈商傳高陽人也。○臣召南按商即食其弟食其傳曰

陳留高陽人是也高陽乃陳留縣之鄉聚名此文似

脫陳留二字

別定北地郡。○臣召南按史記作定北地上郡則二郡

也此文似脫上字又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

柁邑蘇駟軍于泥陽蓋烏氏守將佚其姓名而柁邑

泥陽守將姓名具存也此傳質言但云破章邯別將

于烏氏柁邑泥陽耳

攻其前垣。○前垣史記作前拒裴駟曰拒音矩

寄欲娶平原君為夫人注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

也。○臣召南按事在孝景中二年臧兒尚未尊稱平

原君也史官記事隨後文稱之耳

夏侯嬰傳常躡兩兒棄之。○躡史記作蹶

德嬰之脫孝惠魯元子下邑間也。○按下邑縣名屬梁

國

灌嬰傳重泉人李必駱甲。○按李必後封戚侯功臣表

作季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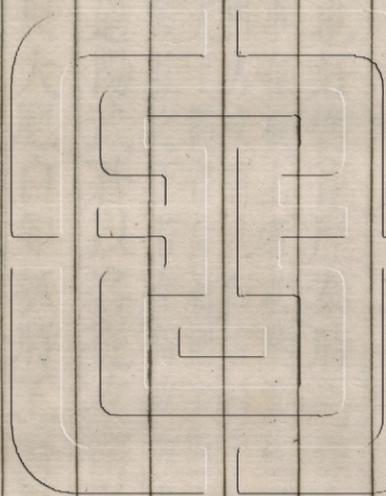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臣召南按入字係一人兩字傳寫誤并史記作身虜騎將一人句攻博陽句是也攻博陽上不須入字宋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陽爲句非是

破吳郡長吳下。臣召南按後儒以會稽吳郡至東漢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爲譌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嘗分爲二郡而其後復合乎下文又曰遂定吳豫章會稽郡則尤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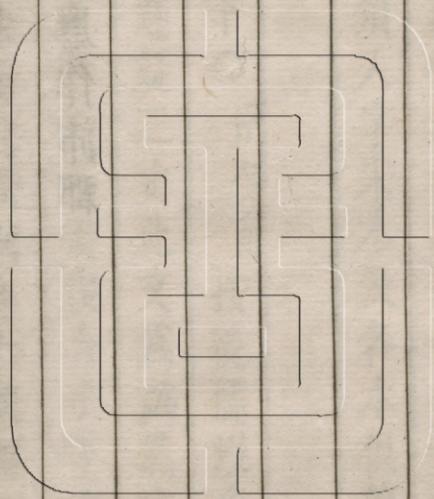
斬歙傳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臣召南按史記作擊趙將賁赫軍朝歌則其人姓賁名赫係趙將

非姓趙名賁也

周繆傳景帝復封繆子應爲鄆侯注蕪林曰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曰沛國應作陳國。臣照按陳國無鄆縣据志應作沛郡



前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

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罪亡歸

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

質師古曰質鎡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

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

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
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
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
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以能計故號
計籍故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
號計相日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
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劉攽曰四歲字本
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
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
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

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

○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沛公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

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異反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管也從入關破秦沛

公立為漢王以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

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

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

趣讀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

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

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

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

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謂却退也高帝逐得騎

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

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

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

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

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劉攽日期讀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為綦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浙本然心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予據此則前之

二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顏注文元無每字上欣然而

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見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反是歲戚姬

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

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

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

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

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

然堯進請問曰○宋祁曰問疑作問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

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

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堯曰陛下知計所出

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

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

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

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

必也言必欲勞煩公

公彊為我相趙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以下亦同

昌泣曰臣初

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

吾極知其左遷

師古曰是特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任為左遷作皆類此

然吾私憂

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

師古曰已止也

於是徙御史

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

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

師古曰堯可為之餘

人不能勝也易代也

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

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

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

帝屬臣趙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

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

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

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

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薨諡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

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

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

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為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

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

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

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

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

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諡曰懿侯傳

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

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

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

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

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

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

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

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

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謂比方之比

音必履反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類二反若百工天

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

五

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也 至於為丞相

卒就之師古曰卒終也成就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

書○宋祁曰學官本九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無

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

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

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

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言漢

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

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

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

年蒼由此自詘○宋祁曰一作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

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 大為姦利上以為

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國至

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

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

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疆弩張之故曰蹶張律

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蹶張以足蹶者曰蹶張蹶音蹶擘音布麥反 從高帝擊項

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

乾隆四年校刊

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
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
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
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
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
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
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
寵如是○木祁曰越本無見字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
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
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

曰言欲私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

也長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

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

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

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淳

曰嘉語其史曰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

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

之○宋祁曰浙本此字上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

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

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

侵削諸侯

師古曰適讀曰謫

而丞相嘉自紕

師古曰紕退也

所言不用

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上皇廟塽垣也

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塽音畏懦之懦師古曰塽音如椽反解在食貨

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

宮上謁自歸上

師古曰歸首於天子

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

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塽垣故冗官居其中

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

之散官音

如勇反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

悔不先斬錯乃請之

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

為錯所賣至舍因歐

血而死諡曰節侯傅子至孫史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

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

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

謹

師古曰躡躡持整之貌也躡音初角反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

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

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歷也

而

專遵用秦之顛項歷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項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

然哉周昌木強人也

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

任敖以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

曹陳平異矣

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前漢書卷四十二

前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張蒼傳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注若今侍立御史矣

○臣召南

按柱下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爲

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曰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師

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史六

人

周昌傳臣期期不奉詔○劉敞曰楚人謂極爲綦○胡

三省曰孔穎達疏釋詁畿汜也杜預云汜期也然則

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云

意亦與汜同

任敖傳平陽侯窋

至

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

臣

召南

按史記作窋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高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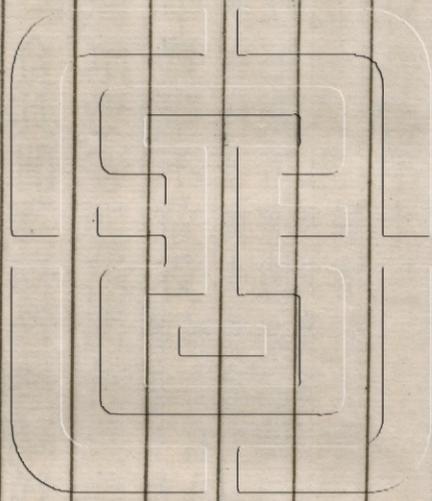
紀核之窋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及齊楚合從告相國產也窋卽以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作亂窋復馳語太尉則窋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但代郎上議羣臣列名卽云御史大夫臣蒼則孝文未立之時窋已罷官矣其後賞功又不及窋意者史記所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卽不與太尉丞相較功亦當與襄平典客共賞矣

甲屠嘉傳因故邑封爲故安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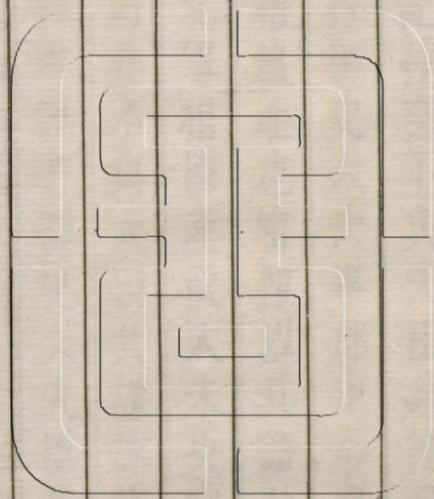
臣召南

按故安縣屬

涿郡漢初丞相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爲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爲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遂起於此



前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三

漢 蘭 臺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好讀書家貧落魄

無衣食業

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先業無次也鄭音是

為里

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

皆謂

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喚反

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

應劭曰握齧急促之

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齧音初角反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

匿後聞沛公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

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

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若汝也謂曰臣里中

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

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管許吏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

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日尿音乃鈞反與人言常大罵未

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

其所戒者師古曰從子容反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

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使人召食其食

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師古曰洗足也

音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

率諸侯破秦乎宋祁云浙本破作攻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

僮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

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

沛公輒洗起衣師古曰輒止也起衣著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

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子容反衡橫也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

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

而不齊同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

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

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

知其令師古曰素與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即不聽

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

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

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

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

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韓信方東擊齊漢

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

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

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

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

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

有罪謫者即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

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臣竊以為過矣且兩

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

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天下之心未有

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

庚即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

敖倉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

剛反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

無飛狐之名

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

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劉放曰此時何緣更有

田閒按田橫傳乃是田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諸田宗彊負海岱阻

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宋祁曰人疑作民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

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

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

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

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

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

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

處○宋祁曰或無負字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

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

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

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

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爲人刻印

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

信傳作刑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

乾隆四年校刊

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

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

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

名故謂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

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

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亾矣王疾下漢王齊國

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馮讀

日縱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

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迺亨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

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

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

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皆謂其

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師古曰佗音徒河反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魑結

箕踞見賈服虔曰魑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

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

五

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

反天性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師古曰區區小貌禍

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

師古曰正亦政也

諸侯豪桀並起唯漢

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

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

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

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

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

乃欲以新造未

集之越

師古曰集猶成也

屈強於此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也

漢誠

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

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

使

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師古

日言其易

於是佗迺蹶然起坐

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

謝賈曰居蠻

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師古曰與如也

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

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

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

判未始有也

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

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

夷崎嶇山海間

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

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

乾隆四年校刊

行義書卷四十三

列傳

下

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

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迺大說賈師古曰說讀

之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

不聞師古曰言素所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

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

也言其實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

也它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賈卒拜佗為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拜賈

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

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

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

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宋祁云浙本注文

宜作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

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鄉使秦以并天下

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鄉使秦以并天下

以疑作已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

焉高帝不懌師古曰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

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謂及古成敗

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其孝惠時呂太后用事

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賈自度不能爭

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廼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

州好時縣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

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

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

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宋祁曰欲疑作飲所死家得寶劍車

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

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佗處為賓客率計一歲數擊鮮毋

久溷女為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

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

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劉攽曰史記作

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不美故毋久溷女也馬宮傳

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

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引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

已平常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賈往不請

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思慮之

際故不將命而徑入自坐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

覺賈至音初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

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

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

附師古曰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

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絳者與之言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

八

侯與我戲易吾言

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

君何不交驪太

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

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

師古曰厚為共具而與太尉樂飲

太尉亦報

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

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

卿間

師古曰廷謂朝廷

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甚盛

及誅呂氏立孝文

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

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

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

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

令此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

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

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淳曰遂

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

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

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

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

師古曰欲與相知

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

方假資服具

師古曰資音土得反

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

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

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

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

為君死矣辟陽侯廼奉百金祝

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祝言以百金為衣被

之具祝音式芮反其字從衣

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賻

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太后慙不可言

師古曰不可自言之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

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

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

師古曰依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剩籍字後人所妄加耳

說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

師古曰言不以材德進

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曰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

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

師古曰肉

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見哀憐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

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

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

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

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

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

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

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容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

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

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師古曰乃汝也

遂自剄文帝聞而

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
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

輓蘇林曰輓音凍洛之各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三
人推之孟康曰輓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

宋祁曰注文二音同聲也當刪作音同耳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

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
也帛謂繒也

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
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

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

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

后稷堯封之邵師古曰邵邑名也即今武
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索善十

餘世師古曰索
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

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拄之也云杖馬
箠者以示無所攜持也箠音止藥反國

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
見文王之德而自

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
縣是也○宋祁曰芮字下一有之字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
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而會

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宋祁曰津字
下一有之字成王即位周

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師古曰
中音竹

仲反○宋祁曰雒
字下一有陽字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

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

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
古

日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

陛下起豐沛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

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

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

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瘳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

以為不侔矣師古曰侔侔等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師古曰卒讀曰猝因秦之故資甚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

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

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扼同今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

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

世則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

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

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

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

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

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師古曰矜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齒讀

乾隆四年校刊

日瘠瘠瘦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

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兵

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

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

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

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

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

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以

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

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

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

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

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

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風讀曰

諷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

大父亢禮哉宋祁曰聞字下越本無外字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

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三 匈奴傳

七

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音其靳反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

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

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

奈何棄之匈奴

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於

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

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

秦中新破

師古

日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

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

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

今陛

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

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

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

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

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

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

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

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

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

臣贊曰將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

其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

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

變動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

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視讀曰示且明主在上法令具

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奏並

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

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

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

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

匹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拜為博士通已出反

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

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廼亾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

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

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漢王

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

壯士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

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

猾之人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諸

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師古曰搃拔取音騫諸生且

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

令復如之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

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

七

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按劍擊柱○宋祁曰按當作拔上患之通知上

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

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

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

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

反目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

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

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肖行曰公所事者

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

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

行德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

行公往矣母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

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

日左右謂近臣也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蕞野外應劭曰立

為學謂素有學術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

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

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蒞師古曰蕞與蒞

同並音子悅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

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

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儀師古曰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

師古曰未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

衛官設兵張旗志

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餌反

傳曰趨

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

趨謂疾行為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陸數百人

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

數百人

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

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師古曰鄉讀皆曰嚮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蘇林

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

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劉攽曰於皇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

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

師古曰傳聲而唱警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

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

畢盡伏置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劉攽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

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謹譁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法酒

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

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

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

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

為奉常

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

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

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

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

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

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

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

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其可背哉陛下

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

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

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

徙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

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及間

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孟康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

庫南淳如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通奏事因請間師古

空際之時不欲對衆言之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

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

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

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

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

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

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

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

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

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

下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字宜屬上句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三

七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

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

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春之月羞以舍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

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

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

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

椎所以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也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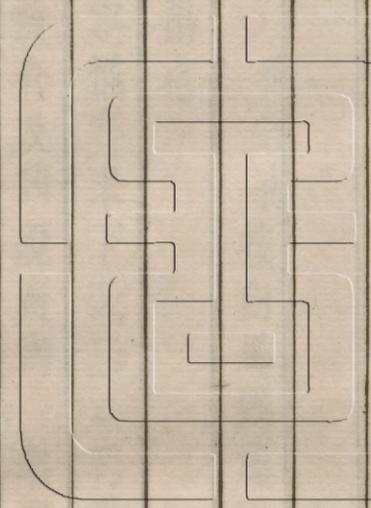
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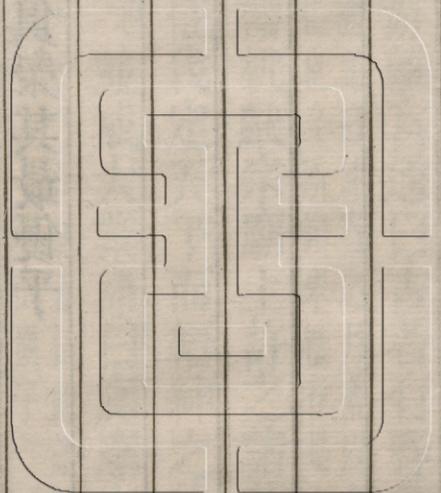
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

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借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

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弋容反附會將相以

疆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前漢書卷四十三

前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酈食其傳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臣召南

按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言食其為監門小吏而縣中

賢豪不敢役使也班氏當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

字於下

守白馬之津。臣召南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所經其

西岸即黎陽也

方今燕趙以定惟齊未下云云。司馬光曰史漢皆以

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

二新序是

涉西河之外。○胡三省曰：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爲西河。

破北魏注：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索隱曰：謂魏王豹國於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爲東也。

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臣召南按武陽，史記作武遂，而二表俱不言。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据表，疥子勃勃子平疑，遂字訛。

婁敬傳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臣召南按始受命，應屬上句。師古誤斷之。婁敬當漢初，卽有質

成受命之說。謂文王及身稱王，改元，彼毛公解詩伏生解書，司馬遷撰史記，因譌襲謬，不足怪也。

今陛下起豐沛。○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按宋說無理。

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臣召南按三十餘萬衆，史記作二十餘萬。又下文控弦四十萬騎，史記作三十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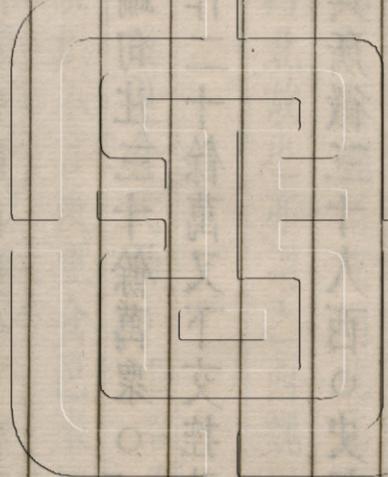
叔孫通傳：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史記作三十三人，西百官執戟傳警。○執戟，史記作執職。徐廣曰：職一作幟。

拜通爲奉常。○臣召南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也。

前漢書卷四十三 考證

下文徙通為奉常亦然漢初因秦官曰奉常至景帝
中六年始更名太常

前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

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

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東內之於宮中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及貫舍止也

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

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日吏以

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四

蘭臺令

史班

固撰

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王
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悔不理其母令呂后母

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

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

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

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

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

衷金椎椎之師古曰衷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衷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淳

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

臣母不當坐趙時事○宋祁云時字浙本添辟陽侯力能得之呂

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

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

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

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

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

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文帝重自切

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

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

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
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

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

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

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

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遂漢所置而請自置

相二千石皇帝駭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

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駭古委字駭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

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

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

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

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

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類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音胡內反字

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以為子孫

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

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

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

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

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

乾隆四年校刊

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

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

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

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

刑不仁

師古曰斷謂斬也

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

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

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

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

之勇

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

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

也諱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

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

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

應劭曰項

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濟其國退為郃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

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

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

薄故

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

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

也

如淳曰太上天子也

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

師古曰言各有其所主而坐其罪

諸侯子為吏者御吏主

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

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

與其禍不可得也

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

讀曰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

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

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

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

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臯過恐

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

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

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

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

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

北故縣也處多嶮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

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

御史大夫事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為典客七年為御史大夫與宗正廷尉雜

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

子師古曰擬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

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

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

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

音扶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

用反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

五

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士伍開章

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

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

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

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藺忌謀殺以閉

口師古曰姓藺名忌藺音姪嚴助傳作間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藺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

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

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此

下亦同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監木為

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

六人為亡命棄市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

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擅罪人無

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

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

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

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

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

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文頴曰忌藺忌也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

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

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

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

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

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

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

斤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

日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於是盡誅所與謀

者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令縣次傳爰盎諫曰

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

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

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

音扶目反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

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至車有封也

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

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

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

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

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

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

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

七

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棄况

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春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

師古曰鯀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

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

為厲王

○宋祁曰越本無諡字

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

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

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

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迺屬之

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

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

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晉灼曰功臣表蠱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蠱達之子

耳名捷達已先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說非也

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

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

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迺勞苦

之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

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邊界

與越相接

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師古曰喜音許

吏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

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

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

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辯博善

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

相如等視草廼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

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

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

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

高日田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

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

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

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

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

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

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

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

有口師古曰性慧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孟康曰訶

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訶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

日詞音朽政反師古曰詞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

義與詞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

九

杖不朝后茶愛幸

師古曰茶者后名也音塗

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

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后

先適金氏女也

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

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

終不近妃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

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

太子學

用劔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劔也

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太子怒被恐

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

惡被

師古曰謂譖毀之於王也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

師古曰令後人

更不敢效之

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

河南河南治

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

逮淮南太子

師古曰追

赴河南也

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

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

遂發兵計未

定猶與十餘日

師古曰與讀曰豫

會有詔即訊太子

師古曰訊就也訊問

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

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

如淳曰丞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

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

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

師古曰從讀曰蹤

王使人候司

師古曰入京師

候司其事

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

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

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

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漢

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

各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

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日壅格音閣謂被闕不行之宋祁曰景德

本無求字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

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

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

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

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

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以為妄言非也

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

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

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

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

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

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秩數不

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

中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淮南王有兩

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

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

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

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

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

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

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

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

古曰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

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

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欲

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火宮

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師古曰求盜卒

之掌逐捕賊盜者

持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

呼言曰

南越兵入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

為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

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

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

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

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

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

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師古曰遣出去

計猶與未

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

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

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

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

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

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

日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

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

具以聞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

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

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

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

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

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

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

師古曰辟讀日僻下皆類

此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

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

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

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以上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

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

其法縱無反師古曰謂真二百石以上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它贖死

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

下有以章安之罪師古曰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

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

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

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

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

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

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

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

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以

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畧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

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

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

七

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

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

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與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與謂獎勵也后乘舒死立

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

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

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

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師古曰為夫所棄而歸也與客

姦太子數以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

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

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

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日父之

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

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

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

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

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師古曰已

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

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

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

與奴姦王始食○宋祁曰始或作強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

之莫能禁王廼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
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廼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
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
有逆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廼使孝客江都人枚
赫陳喜作輶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
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
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
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
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
師古曰爲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爲反具衡山王即

上書謝病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
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
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
即吏捕羸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
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爲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
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
首匿喜師古曰爲頭首而藏匿之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
音所角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
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
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

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

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

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

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

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

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

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宋祁曰子寬嗣十

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詩人倫師古曰詩

內反又祠祭祀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

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闕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

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強獷好為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是言

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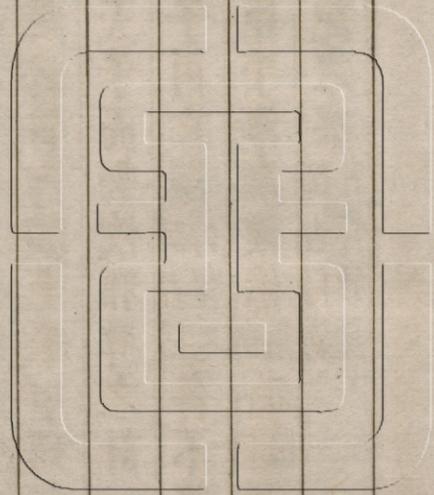
臣職以丞輔天子而軻懷邪辟之計師古曰軻與專同音之亮反謀

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

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

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前漢書卷四十四



前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與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到也

淮南厲王長傳命從者刑之○顧炎武曰刑之史記作

到之當從到音相近而譌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

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到也臣召南按從者史記孝

文本紀及淮南傳並作從者魏敬

數上書不遜順云云○臣召南按此文以下文帝令薄

昭為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

增補之者也

與宗正廷尉雜奏○按史記作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

盜賊中尉臣福

所不當得○監本脫不字從史記增

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按五十匹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刊本誤缺筆耳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臣召南按卽汝陰侯夏侯嬰

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尚爲太僕至八年

薨

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云云○臣召南按此

傳較史記有補有刪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

此補史記之缺畧也下文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

被傳故此從畧耳

外書甚衆○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

三篇又詩賦有淮南王賦二十九篇羣臣賦四十四

篇淮南歌詩四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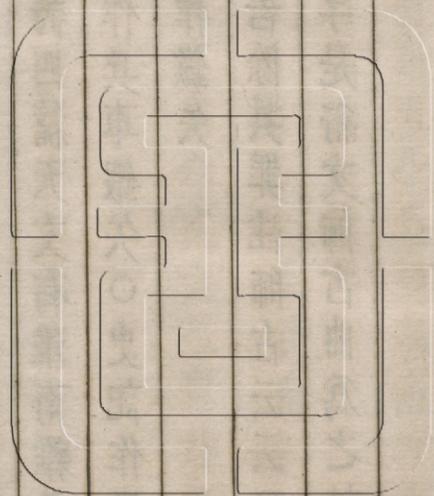
衡山王賜傳作兵車鍬矢○史記作鍬矢是也本書膠

東王傳亦作鍬矢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泮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按史

記無下告字是泮文師古曲爲之說

前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

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

楚漢初起武臣畧定

趙地

宋祁曰一本定作燕

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

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

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

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

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以物重地

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蓄音皆同耳今天下大亂秦政

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

復其怨而成其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宋祁曰越本名上有功字此通之

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

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

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畧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

殆矣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畧地不攻而下城傳檄

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

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

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宋祁曰一本利下

有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

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以城自繞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

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

馳騫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衆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

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

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

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

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

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五 列傳

二

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閒使謂使人

伺間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

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

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

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

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為欺已而亨之因

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

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

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

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

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

因請問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問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

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

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

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

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

距鞏雜咀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

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戰傷胷也還走宛葉

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

榮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然兵困於京

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

今已銳氣挫於險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

命師古曰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

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

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

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

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

賢聖有甲兵之眾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

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

之戰鬪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

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

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

受其殃願足下執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

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宋

祁曰一本無之字及爭張廩陳釋之事師古曰廩音一黠反常山王奉頭

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竄○宋祁曰史記韓信傳作奉項嬰頭而竄

逃歸於漢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鄆音呼各反泚音祇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

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

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

事多大於張鷹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

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宋祁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入

字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

身死語曰野禽殫走大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

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

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

之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

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

以報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

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畧不世出

者也

師古曰言其計畧奇異世所希有

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

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

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

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

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師古曰念猶思也

數日通

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

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

計者存亡之機也

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

之位

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

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

與不如蠶蠶之致蠶

師古曰與讀曰預蠶蠅也蠶毒也蠶音丑界反蠶音呼各反

孟

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此言賁

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

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

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令罷去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

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

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

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

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

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

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

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

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

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

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

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

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

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

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

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

家追女矣

師古曰而亦汝

即束縲請火於亡肉家

師古曰縲亂麻音於粉反

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

師古曰治謂燂治死犬燂音似

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師古曰遽速也

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

束縲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

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

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

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

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

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師古曰雋音字兗反

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

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

肯受

伍被楚人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

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

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

師古曰最居其上也

久之淮南王陰有

邪謀被數微諫

師古曰私諫之

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

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

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

張晏曰吳臺名也師

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

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書百十五

列傳

七

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

○宋祁曰越臣本作下臣

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

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

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

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

曰天下治王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

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

○宋祁曰新本去也字

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

師古曰錯音干故反

風俗紀綱未

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

越賓服羌獫貢獻東甌入朝

師古曰獫西南夷也音蒲北反

廣長榆如

日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

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

○宋祁曰浙本句未有也字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入也被

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

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神力絕

人如此

○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作身材如此

數將習兵未

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

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廼敢飲軍罷

士卒已踰河廼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

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

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號

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

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

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

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

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爵師古曰如說是也

受几杖而不

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

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

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

奔

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

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

頭足異處

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

夫以吳

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

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贊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

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劉攽曰此言所死雖

不同等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

是死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

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

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

周被下頰

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

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

何足憂然

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

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

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

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閒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

人心有閒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閒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閒也○宋祁曰浙本注文此者

作此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

日鄉讀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

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

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

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疆江淮閒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以

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

以為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

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

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

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日嚮西至於戲而兵百二

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

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

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

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頻又

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

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

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

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

海求仙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

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

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

曰五嶺解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在張耳傳

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

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

勝乃反此蓋伍被一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

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

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

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

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

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

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

曰和音胡臥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

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

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音敷劔亦衆也汜音敷劔

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

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

之應聲嚮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讀曰響

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

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于秦時願王用臣之計

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

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痛紂之

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

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

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

羣臣先死。宋祁曰浙本注文先死作前死身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囚

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耶師古

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

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

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

徙人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宋祁曰耐解在高紀解以赦令除

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

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偽為左右都

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番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

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

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

之黨可以徵幸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

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

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

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

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

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

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宋祁曰

言當作意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

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至

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宋祁曰

至後宮姚本至作王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

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

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宋祁曰別本也作弟上書訟太子

臯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譎激怒聖朝師古曰譎古說字欲取

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亨醢

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士以自隨從軍

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

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

本大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五 文傳 十三

日被音皮義反。○宋禪。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日冠字上當有衣字。

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縵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貴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

從衣次。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下亦同。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各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冠禪，纒步搖冠飛翮之纒。服虔曰：冠如蘇二說皆是也。

步則搖以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纒也。臣贊曰：飛翮之纒，謂如蠅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纒，織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

纒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

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

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

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宋祁曰：浙本名作名。諸當詣北

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

師古曰：武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劉敞曰：是時太后母也。

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劉敞曰：是時太后母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從。公主

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從。公主

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從。公主

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從。公主

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從。公主

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從。公主

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從。公主

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從。公主

之車騎也盡効没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

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

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

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

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淮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

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

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

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

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

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

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於是上以

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

故充任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使之夜祭祠祝

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醲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

也其人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鐻

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効以大逆亡道坐

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

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

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

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葬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

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

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

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叙戾太子後加諡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

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

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

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

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

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

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

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徑道自通也躬

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

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

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

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

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抒挹

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

成察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宋祁曰察當作發躬寵迺與

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

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

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

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

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

陽侯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

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

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

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

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次目師古曰次目

師古曰次目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

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吝於事也御史大夫賈

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

之名內實駮不曉政事師古曰駮愚也音五駮反諸曹以下僕遯不

足數師古曰僕遯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遯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

闕師古曰卒讀曰猝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嚙諍於東崖師古曰

日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嚙古叫字諍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

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蠶精兵未有能窺左足

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踣師古曰踣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

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

插羽者也小夫悞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闇

解在高紀乾隆四年校刊

也憤音工內反
眊音莫報反

其有六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

師古曰仰藥仰

首而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

國渠以富國疆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

溉灌之利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

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

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下傳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

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

是而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

師古曰

曰自解說云病

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甲爰虜強盛

蘇林曰虜音款

嚏之嚏晉灼曰音載寔其尾之寔師古曰以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捷既已失之末俗

學者又改寔字為虜以應服氏之音尤離真矣。宋祁曰正文弱字上當有微字

居疆煌之地

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

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

疆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

孟康曰烏孫先王也

舉兵南伐并烏孫

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

甲爰虜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

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

師古曰謂閔念之

告單于歸臣侍子願

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

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

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

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

其次伐交者也

師古曰知敵有

外交連結相援者則聞誤之令其解散也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

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

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

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

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倚

祿曰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

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豫圖未形師古曰圖

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

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

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

又角星茀於河鼓師古曰茀讀與字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

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

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師古曰敕整也行音下更反斬一郡守以立威

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

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

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

所以敕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

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

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畧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

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

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

日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師辯口快耳古

師劉放日云當疊云云二字即上所說也古日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

深刻也師古曰調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

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

之言師古曰繆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悔過自責疾誑誤

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

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

耳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

徵或頗著見師古曰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

士繕脩干戈師古曰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堅牢也孰

當督之師古曰督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

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

日堪為將軍者必舉二人劉放日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三千石一人耳顏失之就拜孔

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

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

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擧過上繇是惡

躬等師古曰繇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

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

詐諛之策師古曰諛詐辭欲以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

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造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

居丘亭

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

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

守之

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

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

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

畫北斗七星其

上躬夜自被髮立申庭向北斗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持七招指祝

盜

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

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

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罔祝詛上遣侍御史廷

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

師古曰譁古呼字音

火故反○宋祁曰浙本躬字下更有躬字

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

師古曰咽喉嚨

音一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

師古曰親黨及朋友

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棄市妻

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

師古曰終身不得仕

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

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

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

著絕命辭曰立靈泱鬱將安歸兮

師古曰泱鬱盛貌泱音烏朗反

鷹隼

橫厲鸞徘徊兮

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

其所

也 增若浮焱動則機兮

師古曰增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繪弋張設其疾若風動

則機發焱音必遙反

叢棘棧棧曷可棲兮

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山反○宋祁曰棧當

作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

應劭曰棧當冤頸折翼

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

涕泣流兮萑蘭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五

列傳

三

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已為大臣以致治也臣贊曰萑蘭泣涕闌干也師古曰贊說是

心結骨兮傷肝師古曰結骨亂也虹蜺矐兮未

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孽杳冥兮未

開如淳曰虹蜺覆日光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諄寃際

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諄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諄音火故反語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音牛助反

嗟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為我陞浮雲為我陰師古曰陞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為我陞浮雲為我陰古吟字

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何用久留而生撫神龍兮搯其須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謂執持之

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謂執持之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

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具論語蒯通一說而喪

三僞應劭曰亨鬻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

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售

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宋祁曰注文售姚本作售誅夷不亦

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涕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為蟲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

善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我為太宰公曰樂書搆

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譖隱公而殺之樂書搆

卻而晉厲弒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鄢陵之戰卻至以為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

乾隆四年校刊

公信之而滅三卻樂書因以反弒厲豎牛奔仲叔孫卒

公○宋祁曰注文孫周姚本作孫同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

讒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邱伯毀

季昭公逐張晏曰邱昭伯毀季平子於昭費忌納女楚

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

殺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宰嚭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

臨事沮大衆冀國之敗夫差大怒李園進妹春申斃

賜之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

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

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

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若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

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

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上官訴屈

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

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

逐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以歸卒死於

秦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

乞為黔首不伊戾坎盟宋痤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傳

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痤死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

客盟謀宋詐歃血加盟書以證之江充造蠱太子殺息

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

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福反繇與由同

前漢書卷四十五 列傳

前漢書卷四十五

前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蒯通傳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童子史記作庸夫又孟賁句上史記有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二句

伍被傳非直章耶揚熊也○按揚應作楊楊熊秦將見高紀

贊樂書構卻注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云云○楚公子茂晉語作楚王子發鉤

前漢書卷四十五

前漢書卷四十五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

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

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對曰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

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

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獨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六 蘭臺令

一

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劉攽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

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

皆也日舉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

日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

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曰馴

順也音巡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

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

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

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豫朝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

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

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諫讓為便坐師古曰便

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

謝罪改之廼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師古曰申申整敕之貌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

與閭閻同謹敬之貌也音牛中反唯謹師古曰唯以謹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

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

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

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

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宴曰實太后太后以為

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子建

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

日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劉

史非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

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沐也入子舍師古曰入諸

所居也若今竊問侍者取親中裨廁驗身自澣洒服虔

言諸房矣蘇林曰驗音投賈逵解周官云驗行清也孟

身之衣也蘇林曰驗音投賈逵解周官云驗行清也孟

康曰廁行清驗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

曹謂之驗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侯驗師古曰

親謂父也中裨若今言中衣也廁驗者近身之小衫若

今汗衫也蘇音晉說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

是矣洒音先禮反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

謂有事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延見謂上以是親

當奏諫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劉

茂陵放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

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

日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廼謝罷慶師古曰

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

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

者而五建時上書誤

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

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上問

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

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

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

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

夫宋本七作十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

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

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

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

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

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

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

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

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

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

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謫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

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

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驚無以輔治城郭

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

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晉灼

日滔漫也師古曰高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

師古曰墮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填也音因師古曰東方諸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

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禮嵩嶽通入神以

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字當作侯合宣房孟康曰入神郊祀志以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

合宣房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入神耳決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

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

已止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

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日去者謂吏出使而

侵擾居人以自便也劉敞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

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師古曰

見顯示也朕方荅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

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

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委

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往

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

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

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興讀如軍與搖

蕩百姓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

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徒如說近之朕失望焉今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一

五

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

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失懷知民貧而請益

賦師古曰懷此心○宋祁云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

浙本注此心字下有也字其危急而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君其反室

自欲去位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

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

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

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

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

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

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

日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

它師古曰無它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

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

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

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綰日以謹

力師古曰自勉力為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

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師古曰言何綰曰臣代戲車

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

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上賜

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好故多數務易貨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

延也音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

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賜師古謂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

賜之內無他惡○宋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

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

封縮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

外家親屬江王故誅其上以縮為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郅

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

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

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

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

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

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

理之而縮免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

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

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宋祁曰別本無謝字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一 於傳

七

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

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曰

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

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

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

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

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

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

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

為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

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此

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

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

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師古曰

絜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

以藉其尿○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絜矣此常

袴溺瀝其上○宋祁云越本作期為不絜清以是

乃得至後宮也○宋祁云越本作期為不絜清以是

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

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

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

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也仁乃病免以

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

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

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止抑下合于六經說者云刑名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

○劉放日子謂刑名者即并學兩家術耳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

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

言按人勅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勅與專同又音之竟反官屬以為長

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宋祁

云注文舊本番作幙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

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偕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

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訥遲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

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

為垢汗君子譏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四十六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石奮傳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注云云○顧炎武曰
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顏注未是

萬石君元朔五年卒○

臣召南

按前文云高祖東擊項

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
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君蓋一百歲建以哀毀歲
餘卒蓋亦八十歲矣

九卿更進用事○

臣召南

按史記作兒寬等推文學至

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刪去至字則九卿屬
下句讀言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專倚丞相也

衛綰傳不孰何綰。○按史記作不譙呵綰疑譙呵是誰

何之譌

綰曰臣代戲車士。○史記作臣從車士臣召南按史記不

直不疑傳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臣召南按史記不

疑子相如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

侯堅坐酎金免望堅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俱不云

名彭祖也

張歐傳張歐字叔注孟康曰歐音驅○按注音驅則各

本作歐誤也又安邱侯說少子也史記作庶子也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